

# 沪派江南

·寻村记·

## 【青浦山深村】

区水面率最高、湖荡最多的区域。港,东临大莲湖,南有莲盛竖河,是青浦山深村地处青浦金泽镇,北靠北横

### 关键词

# 湖沼荡田 珠链水乡 山深雅境

山深村圩田特色之一的“溇沼”  
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徐程



# 江南溇沼地 人家尽枕河

本报记者 陈佳琳

暮春的青浦金泽,湖荡泛着碎金般的光。芦苇丛间白鹭掠过,远树倒映水中,静谧得仿佛能听见时间流淌的声音。这里是西岑村的一个自然村落——山深村。6个小岛,3个村落组团,层层叠叠的水与田,构成了一个漂浮在蓝色珠链上的世外桃源。

作为上海“沪派江南”首批首发区之一,山深村正以“湖沼荡田珠链水乡”的独特意象,书写着水、田、村、人共生的江南新篇。



扫码看视频

### 湖沼荡田 层层嵌套的空间形态

从遥感影像图上看,大大小小的湖荡宛若一颗颗水珠,蜿蜒的线形水链将镶嵌其间的岛状村落串联起来,形成了独特的“珠链水乡”风貌。根据上海“六域八脉十二意象”的乡村风貌分类体系,山深村属于典型的“湖沼荡田”一域。

“整片区域由6个小岛组成,外围是大水,水包着村,村包着田。”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乡村分院院长陈琳摊开地图,手指沿着水系的走向缓缓划过,水、田、村层层嵌套。最外围是开阔的湖荡,中间是六个岛状农田,最里层是三座村庄。这种格局的形成与青浦特殊的地质地貌密不可分。

山深村总面积约1.8平方公里,北侧紧邻华为青浦研发中心,东侧紧邻青西郊野公园。村子不大,约170户村民,水乡肌理却极为清晰。一条南北向主街贯穿村域,



山深村风貌

深田村港、山深后村港等水巷东西穿越,形成了主街、巷道、水巷交织的空间形态,造就了“水陆并行,人家尽枕河”的江南意韵。

2023年,上海启动“沪派江南”风貌普查,陈琳带着团队第一次走进山深村,发现了这六个岛状农田的独特肌理;2024年,山深村被确定为“沪派江南”首批首发区之一,沿用了普查时搭建的“三师团队”(规划师、建筑师、景观师),各展所长,通过“五划联动”(谋划、策划、规划、刻划、计划)工作机制,开启更深入的在地营造。团队走遍村里的每一个角落,梳理出了一份山深任务清单。

“我们的目标是让乡村成为上海大都市的诗意栖居地。既有乡村的静谧和野趣,又有现代化的便利和品质,这就是沪派江南该有的样子。”陈琳说。

### 江南溇沼 古籍中的农耕智慧

从村子北口往里走,穿过几排农舍,眼前豁然开朗。一棵大香樟树静静伫立,树下是一片低洼的水塘。这片水塘便是山深村珍贵的遗产——溇沼。从航拍图上看,它像一弯新月嵌入田亩之间,外围是整齐的农田,内里是芦苇摇曳的水面,一条弯曲的水口连接着内外的水系。

2023年,“三师团队”做空间识别时,从1966年的卫星影像图上辨认出了这片溇沼的完整形态。经过与专家反复讨论鉴定,确认这处溇沼具有极高的农业水利遗产价值,是上海地区罕见的原真性圩田遗存。

“山深村的独特之处,在于它完整保存了江南圩田的原始肌理。”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院院长杨福说,溇沼的智慧藏在它的高差里。清代青浦人孙峻在《筑圩图说》中详细记载了这套体系:

筑堤围圩,内部挖低填高,形成高田、中田、低田三级分异;田块之间留出溇沼作为排水通道和调蓄空间,丰水期蓄水,枯水期灌溉。“先民不懂什么生态工法,但他们知道怎么跟水和睦相处。”

然而,发现时的溇沼已显衰败。两侧护坡因村民自发种菜,水土流失严重;茭白和芦苇疯长,占用了大半水面,风貌杂乱;两岸仅靠一座村民自搭的水泥桥连通,脚下就是深水,存在安全隐患。

修复工作从去年年底开始。团队对塘泥进行清淤,没有用通常的大面积工程开挖,而是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,芦苇的根系被完整保留,茭白的老兜也被小心呵护。同时,通过筑堤围圩,形成“上滕田—中滕田—下滕田”三级形制,再结合溇港排水沟渠与堰闸,实现高低田分片排水——高水高排、低水低泄。这套模式巧妙利用自然重力流,旱能灌、涝能排,其“滞、蓄、渗、排”的理念展现了先民在治水营田、活

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中心/四叶草堂联合发起人魏闽介绍,在农田灌排沟渠处理上,团队摒弃了混凝土和预制板,改用生态工法。中华结缕草和马兰头混合播撒在边坡上,这种乡土植物根系发达,能牢牢抓住泥土,防止水土流失。施工初期先用椰纤维毯护住表土,等草长起来,两三年后毯子自动降解,边坡也就稳固了。溇沼驳岸两侧还保留了原有的茭白和芦苇,它们层层滞水消浪,既能净化水质,又能为水鸟提供栖息地。

这种“边施工边改”的模式,在传统规划中几乎不可想象。但陈琳认为,这正是“沪派江南”区别于一般项目的关键。“乡村规划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画图,而是在场地上不断优化。你得跟这片土地对话,听它的声音。”

### 社区营造 村民当家的沪派乡居

如果说生态修复是山深村变化的“骨架”,那么社区营造就是它的“血肉”。山深村最大的特色是“以工代赈”。在每天80人的施工队伍中,本村居民占比达50%,40余位村民参与步道修建、湿地打造、小三园建设等。

村内随处可见“微更新”的痕迹。废弃的青砖、瓦片、老磨盘被重新利用,砌成了三四厘米高的低矮围墙,既能起到提醒作用,又不遮挡内外对视的视线。路面上没有用防滑性差的青砖,而是选用了汀步和板岩嵌草,方便村里的老人行走。

真正的功夫在于前期。三师团队在村子里驻扎了三年,从调研之初就挨家挨户走访,认真倾听需求。村民朱敏今年58岁,从小在山深村长大。父母80多岁了,种了一辈子地,也种了一辈子花。她家的院子不大,却收拾得整整齐齐。

“乡下人家一般都种菜,但我父母就喜欢种花。我小时候,他们就在院子里种茶花、种月季,我也跟着喜欢上了。”朱敏说,“三师团队”已经上门了好几轮,讨论围墙的高度、材料的选择、植物的搭配,一笔一画勾勒出他们心中庭院的模样。

除了村民的宅前屋后,村口的公共空间也在焕新。北入口处,落库屋文创驿站“山深泊驿”正在加紧施工。杨福介绍,落库屋是青浦地区特有的传统民居形式,建筑采用穿斗式梁架,就地取材以杉木为主,结构轻盈而稳固。平面布局也颇有讲究:中间为客堂,四翼分出四个房间,形成了早期“四房两厅”的格局,是中国家族聚居空间的典型代表。

院子里的植物配置同样延续着江南民居的传统习俗。屋前种梓树,屋后种朴树,取“前梓后朴”之意——梓树谐音“中举”,朴树寓意朴实,寄托着耕读传家的美好愿望。“这座落库屋将成为集文创展示、游客服务、村民议事于一体的公共空间,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继续讲述山深村的故事。”杨福说。

站在朱敏家的院子里,抬眼就能望见不远处的梅花漾。花香、鸟鸣、水声交织在一起,汇成了山深村最日常也最动人的风景。按照建设计划,山深村首发区项目将于4月底初见雏形,6月完整呈现“湖沼荡田”风貌。这片漂浮在珠链上的土地,正一点一点变成它本该成为的模样。

水周流中的农耕智慧。

六棵见证着溇沼变迁的香樟树也被保留下来,每一棵树至少需要两人合抱,树冠撑开像一把巨伞,成为了江南溇沼的独特风景,也为山深村增添了几分历史的厚重。

### 生态修复

#### 乡土植物的自然工法

“我们不能做大拆大建的‘工程化’改造,必须原汁原味地保留青浦西部湖沼荡田区域优质的水乡生态格局。”在山深村的规划营造中,陈琳反复强调一个核心思路:小心翼翼。塑造最本真的水乡底色是沪派江南行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,山深村湿地生态系统着重保护外围的湖荡大型水面,塑造“水包村”格局,中间农田修复生态农田系统,最里层的村庄则通过宅前屋后的小微湿地营造,提升村庄环境和宜居品质。三层各有各的策略,总的原则就是“近自然、低干扰、少扰动”。

规划的第一步是读懂这片土地。“三师团队”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做“乡土行记”和“乡村进行式”。“我们给每一棵树编号,认定它的保护价值,然后才敢动笔做方案。”

莲滩湿地位于村口的四叉港旁,是本次山深村沪派江南生态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节点之一。去年这里还是水体浑浊、步道荒废的模样,如今经过“水动力重塑—生境营造—景观织补”的综合修复,已从“单一芦苇”变成了“多彩生境”。

规划思路的另一大特色是“动态调整”。施工开始仅一周,团队就发现机械化平整出来的田埂和边坡过于城市化,与乡村的自然肌理格格不入。团队当即决定调整工作模式:机械只负责大框架,所有细部平整、边坡修整、田埂恢复,全部改为人工操作。